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八十八子部

說苑卷十八

漢 劉向 撰

辨物

顔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

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

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𤣥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内者以宫名别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

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

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絶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星辰出於四

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宫野禽戲庭都門内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蒲葦菅

斵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恒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

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

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

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刼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

陽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甚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

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故刼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絶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

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大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隂陽消息則變化有時

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髕而後能行三年顋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

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

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吕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

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植
鴛鴦思麗化枯折所至龍文龜身燕頷雞喙駢翼而中
注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食則有質飲則有儀
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
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
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
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於
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

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黄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黄冕帶黄紳齋於中宫鳳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祉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負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

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頸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懐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

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

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

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畀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
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
長尺冠冕大人物具馬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
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
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
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
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

人先知無形令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
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
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
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
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
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

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括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分别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
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
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
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
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烏一足來下止於殿

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見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黄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

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産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令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令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

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内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

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

烏乎師曠曰東方有烏名諫珂其為烏也文身而朱尾憎烏而愛狐令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令烏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説異日置酒虒祈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名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令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

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蔟藜平公曰令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

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絶獵

谷之老人張袵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

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

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苖父苖父之

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

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

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

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投而中蚊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

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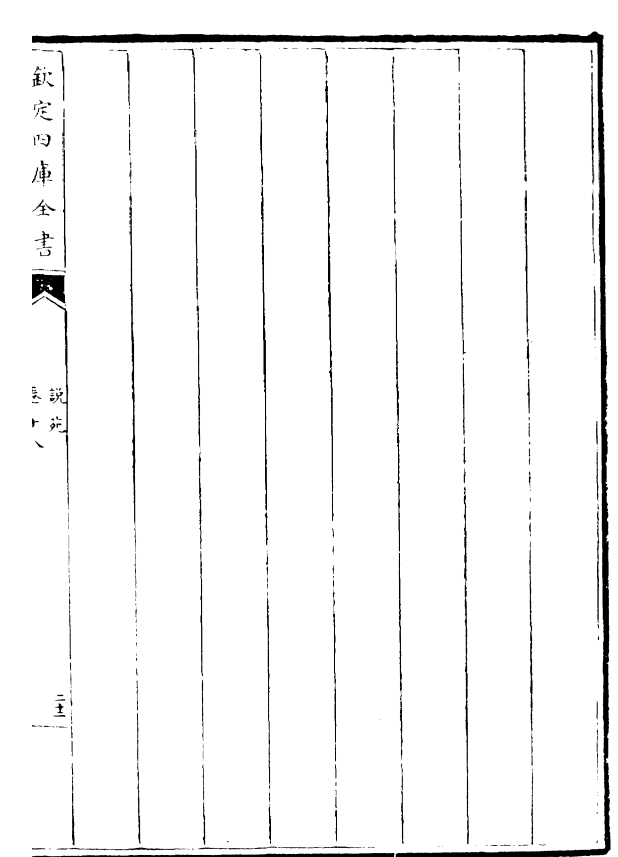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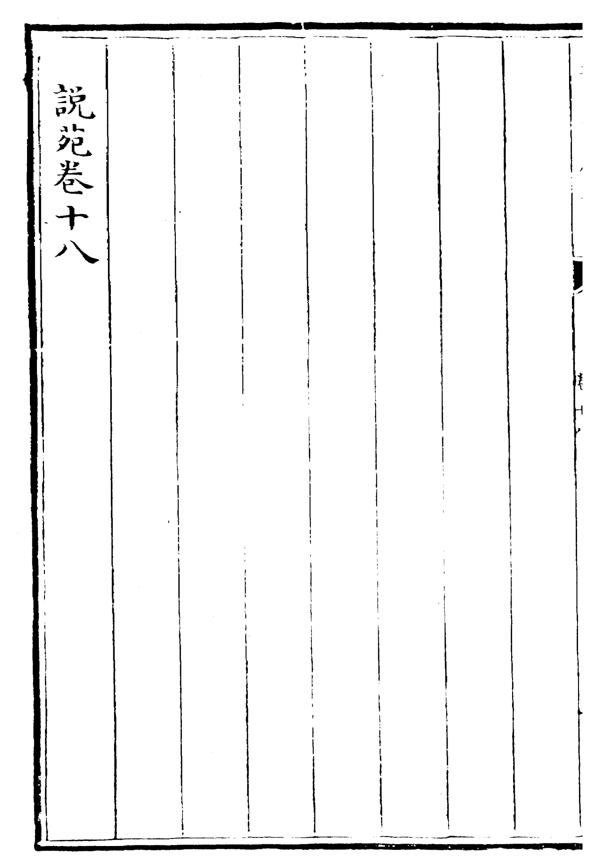
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

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八

謹案卷十七第四頁前二行自南宮敬叔之乘我
車也刋本敬訛項據家語改
第四頁後七行子思子庚為臣按孟子子庚作子
柳
第九頁前六行是何言也刋本脫言字據集語所
引本書增
第十四頁前一行是禬禬者何也按家語禬禬作
倨倨韓詩外傳作疏疏

第十九頁前八行天地以成國家以寧刋本脱天地以成四字又寧訛成據韓詩外傳增改

卷十六第八頁後四行悠悠我思刋本悠悠訛作遙遙今改

第九頁前七行黄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刋本施訛惟大訛天一道訛道一又脱德字據唐類函改增

第九頁後二行燕領雞喙刋本領訛喙據唐類函

改

第九頁後六行五色備舉刋本色訛光據唐類函

改

第十頁前四行西面稽首刋本稽訛啟據唐類函

改

第十頁前五行皇天降祉刋本祉訛玆據唐類函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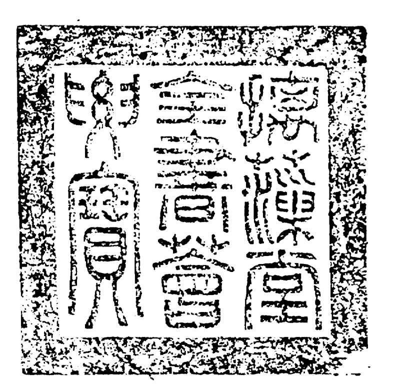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八行背陰負陽刋本負訛向據唐類函

所引本書改

第十頁後二行蛇頭龍頸刋本頸訛翅據唐類函所引本書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大如斗刋本斗訛拳據集語所引本書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物故有昧投而中蚊頭刋本投訛掃蚊訛蛟據韓詩外傳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程　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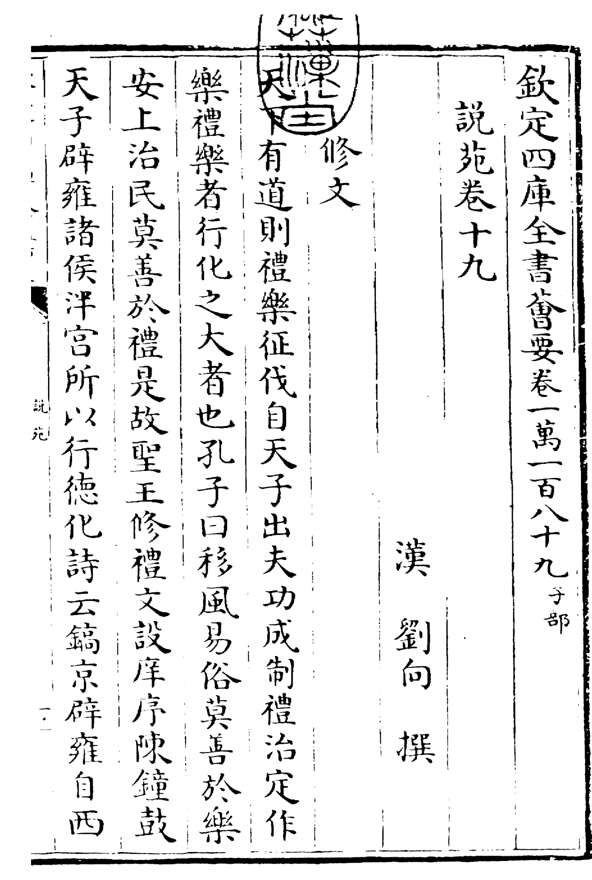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說苑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八十九 子部

說苑卷十九

漢 劉向 撰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

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

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於喪次賔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懐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猒之

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

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静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内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

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

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

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
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
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
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
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
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
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

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宫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

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别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

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

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凌弱

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

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隂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

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䴠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内皆

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

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
喪百里賵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
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
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
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
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
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

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

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

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

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於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居處也思

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户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户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絶於目聲音咳唾不絶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徳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

偶偶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

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禍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

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争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説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説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

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
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
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
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
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
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

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黄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

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於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

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為鞉鼓控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鐘磬

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也此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

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

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

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

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

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

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宫為

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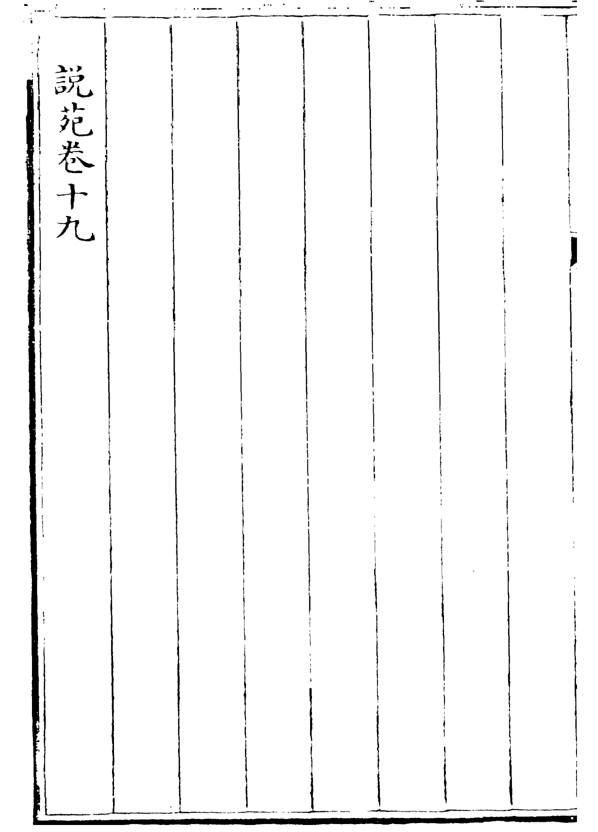
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入有德焉以
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
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
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
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
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
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
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

温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

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

荒剛愎暴眥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說苑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九十 子部

說苑卷二十

漢 劉向 撰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珠寶不飾何也質有餘者

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

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

是以苦窳之器爭鬭之患起爭鬭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

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

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

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宫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

為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宫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

之令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宫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

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慠

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
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曽不一存始皇黙
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乗青雲飄
揺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
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
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
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
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

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

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穆公間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

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賔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

出穆公名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還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

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

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
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
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
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
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
芝之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
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

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絍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

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令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
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
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
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
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
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
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

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麄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

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忌）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惡聞嬉戲之遊罷其所治

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令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

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冦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

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

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令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

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令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饋為厚也以其食

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

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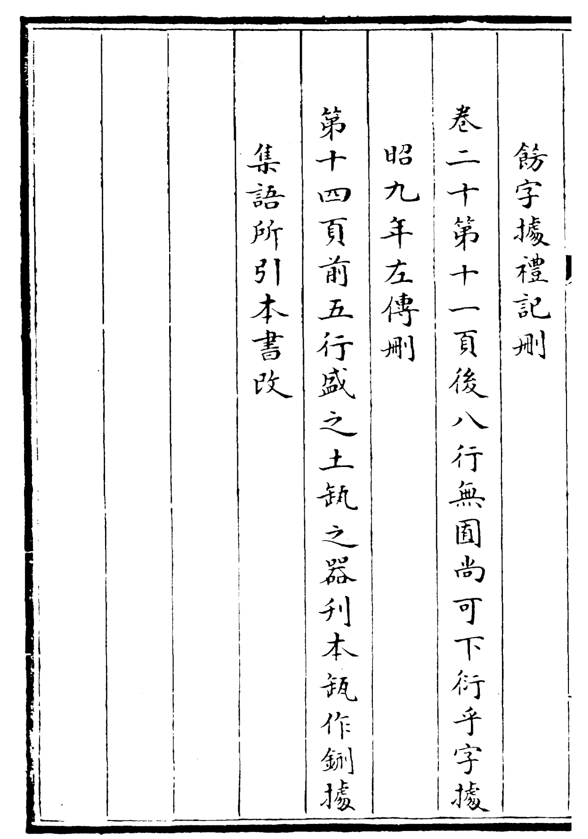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九第八頁前二行質爾人民刋本質訛告據詩大雅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大矣哉刋本缺大字據别本補

第十九頁前八行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刋本讙訛懽據禮記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感條暢之氣刋本條暢訛作滌蕩據禮記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小人以聽過刋本以字下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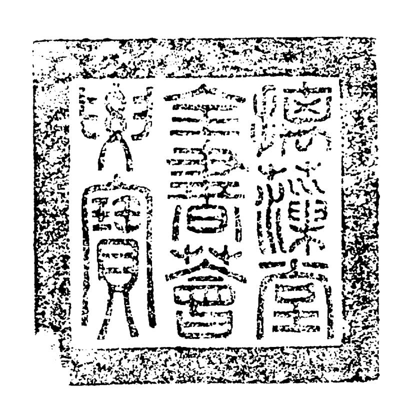

飭字據禮記删

卷二十第十一頁後八行無圊尚可下行乎字據

昭九年左傳删

第十四頁前五行盛之土瓿之器刋本瓿作鉶據

集語所引本書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程　銓